

副刊文丛

主编

李辉

王刘纯



歌剧幕后的故事

薛维
吴婉茹
编著



副刊文丛
—
主编 李辉 王刘纯



歌剧幕后的故事

薛维 著
吴婉茹 编



中原出版社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公司

郑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歌剧幕后的故事 / 薛维著; 吴婉茹编. — 郑州 :
大象出版社, 2018. 8
(副刊文丛 / 李辉, 王刘纯主编)
ISBN 978-7-5347-9818-4

I. ①歌… II. ①薛… ②吴… III. ①歌剧艺术—文
集 IV. ①J83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7502 号

歌剧幕后的故事

GEJU MUHOU DE GUSHI

薛 维 著 吴婉茹 编

出 版 人 王刘纯
项目统筹 李光洁 成 艳
责任编辑 陈 灼
责任校对 李婧慧
封面设计 段 旭
内文设计 杜晓燕

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(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)

发行科 0371-63863551 总编室 0371-65597936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 8.25
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6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(中轴路东侧)

邮政编码 102600

电话 010-61264834

“副刊文丛”总序

李 辉

设想编一套“副刊文丛”的念头由来已久。

中文报纸副刊历史可谓悠久，迄今已有百年。副刊为中文报纸的一大特色。自近代中国报纸诞生之后，几乎所有报纸都有不同类型、不同风格的副刊。在出版业尚不发达之际，精彩纷呈的副刊版面，几乎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最为便利的交流平台。百年间，副刊上发表过多少重要作品，培养过多少作家，若要认真统计，颇为不易。



“五四新文学”兴起，报纸副刊一时间成为重要作家与重要作品率先亮相的舞台，从鲁迅的小说《阿Q正传》、郭沫若的诗歌《女神》，到巴金的小说《家》等均是在北京、上海的报纸副刊上发表，从而产生广泛影响的。随着各类出版社雨后春笋般出现，杂志、书籍与报纸副刊渐次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，但是，不同区域或大小城市，都有不同类型的报纸副刊，因而形成不同层面的读者群，在与读者建立直接和广泛的联系方面，多年来报纸副刊一直占据优势。近些年，随着电视、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崛起，报纸副刊的优势以及影响力开始减弱，长期以来副刊作为阵地培养作家的方式，也随之隐退，风光不再。

尽管如此，就报纸而言，副刊依旧具有稳定性，所刊文章更注重深度而非时效性。在新闻爆炸性滚动播出的当下，报纸的所谓新闻效应早已滞后，无

法与昔日同日而语。在我看来，唯有副刊之类的版面，侧重于独家深度文章，侧重于作者不同角度的发现，才能与其他媒体相抗衡。或者说，只有副刊版面发表的不太注重新闻时效的文章，才足以让读者静下心来，选择合适时间品茗细读，与之达到心领神会的交融。这或许才是一份报纸在新闻之外能够带给读者的最佳阅读体验。

1982年自复旦大学毕业，我进入报社，先是编辑《北京晚报》副刊《五色土》，后是编辑《人民日报》副刊《大地》，长达三十四年的光阴，几乎都是在编辑副刊。除了编辑副刊，我还在《中国青年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南方周末》等的副刊上，开设了多年个人专栏。副刊与我，可谓不离不弃。编辑副刊三十余年，有幸与不少前辈文人交往，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，都曾编辑过副刊，如夏衍、沈从文、萧乾、刘北汜、吴祖光、郁风、柯灵、黄裳、袁鹰、



姜德明等。在不同时期的这些前辈编辑那里，我感受着百年之间中国报纸副刊的斑斓景象与编辑情怀。

行将退休，编辑一套“副刊文丛”的想法愈加强烈。尽管面临新媒体的挑战，不少报纸副刊如今仍以其稳定性、原创性、丰富性等特点，坚守着文化品位和文化遗产。一大批副刊编辑，不急不躁，沉着坚韧，以各自的才华和眼光，既编辑好不同精品专栏，又笔耕不辍，佳作迭出。鉴于此，我觉得有必要将中国各地报纸副刊的作品，以不同编辑方式予以整合，集中呈现，使纸媒副刊作品，在与新媒体的博弈中，以出版物的形式，留存历史，留存文化，便于日后人们借这套丛书领略中文报纸副刊（包括海外）曾经拥有过的丰富景象。

“副刊文丛”设想以两种类型出版，每年大约出版二十种。

第一类：精品栏目荟萃。约请各地中文报纸副刊，

挑选精品专栏若干编选，涵盖文化、人物、历史、美术、收藏等领域。

第二类：个人作品精选。副刊编辑、在副刊开设个人专栏的作者，人才济济，各有专长，可从中挑选若干，编辑个人作品集。

初步计划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选，然后，再往前延伸，直到“五四新文学”时期。如能坚持多年，相信能大致呈现中国报纸副刊的重要成果。

将这一想法与大象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兄沟通，得到王兄的大力支持。如此大规模的一套“副刊文丛”，只有得到大象出版社各位同人的鼎力相助，构想才有一个落地的坚实平台。与大象出版社合作二十年，友情笃深，感谢历届社长和编辑们对我的支持，一直感觉自己仿佛早已是他们中间的一员。

在开始编选“副刊文丛”过程中，得到不少前辈与友人的支持。感谢王刘纯兄应允与我一起担任



丛书主编，感谢袁鹰、姜德明两位副刊前辈同意出任“副刊文丛”的顾问，感谢姜德明先生为我编选的《副刊面面观》一书写序……

特别感谢所有来自海内外参与这套丛书的作者与朋友，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，构想不可能落地。

期待“副刊文丛”能够得到副刊编辑和读者的认可。期待更多朋友参与其中。期待“副刊文丛”能够坚持下去，真正成为一套文化积累的丛书，延续中文报纸副刊的历史脉络。

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吧！

2016年7月10日，写于北京酷热中

我的歌剧因缘

我自幼就喜欢听歌，中国的艺术歌曲，美国的流行音乐，中西方民歌，照单全收。但是对西洋歌剧的认识却要归功于1955年的电影《西厢情断》（*Interrupted Melody*，埃莉诺·帕克与格伦·福特主演），这部电影是著名女高音玛乔丽·劳伦斯（Marjorie Lawrence）的传记。片中演唱了许多名歌剧的选段，是这部电影诱我上了歌剧的钩。那时台湾“中国广播”公司每个星期天有“星期歌剧院”的节目，除了播放音乐，还有歌剧故事解说，能给予听众颇扎实的歌剧启蒙教育。我常省下零用钱和饭钱买歌剧唱片，回家放得震天价响。父亲喜欢京剧，可是对“鸡猫子喊叫”的歌剧却没甚好感，因我做功课时爱放唱片，为了不耽误我的学业，

他只好忍着。一天晚饭时，我放《乡村骑士》（*Cavalleria rusticana*），正好唱到男女主角吵架的一段，两个人的吼声一个比一个大，父亲突然站起身，绷着脸，啪的一声关掉唱机。自此我不敢在吃饭时放歌剧。

20 世纪 60 年代我自医科大学毕业，当时台湾经济还没有起飞，同学们纷纷到美国进修或工作。我因对临床医学没兴趣，决定进研究所读基础医学。当时对美国大学全无认识，选校时全看奖学金金额，结果误打误撞地跑到了印地安那大学。印地安那大学的歌剧系可能是全美国最好的，票价学生们也负担得起，自此，我一头扎进歌剧的殿堂，每场必看，成了正式的歌剧迷。

我做病理住院医师是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。20 世纪 70 年代的圣路易斯还没有歌剧院，因此总觉得繁忙的生活中缺了点色彩。住院医师薪水微薄，我都把钱花在买唱片和书上了，如果年底有余钱，就奢侈一次，飞到纽约看歌剧。我通常会星期五请半天假提早走，以便赶上星期五晚上的一场，星期六看下午和晚上两场，星期天一早飞回。记得有一年冬天，纽约下大雪，飞机

不能降落纽约机场，害得我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剧票泡汤，一心向往的贝弗利·西尔斯（Beverly Sills，1929—2007）的《泰依丝》（*Thais*）也落了空，从此不敢轻易事先买票了。

到了纽约才知道，我离真正的歌剧迷还远得很。一次我在纽约市立歌剧院前遇到一位面貌端正的青年，彬彬有礼地问我要不要买他手上的票，因为他廉价买到了另一张位置更好的票。那时上演的是阿里戈·博伊托（Arigo Boito，1842—1918）的《梅菲斯托费莱》（*Mefistofele*），我只闻其名，从未听过或看过这出剧。他说该剧他已经看过23次。他看我一脸狐疑，就接着解释说别看他年纪轻轻，可是每天晚上都来看歌剧的。我说每晚来可所费不貲啊，他说自己只是个刚出道的律师，收入不丰，所以买的都是便宜票，不过他跟两个歌剧院的带位人都很熟，因为常给他们小费，中场休息时，他们会指给他前排空位。在第一幕结束后休息时他找到了我，他果然拿到了两个前排空位，叫我从顶楼搬到楼下和他同坐。男高音独唱时，他频频跟我耳语：“唱得真烂！”



可是咏叹调一完，他又拼命鼓掌。我问他：“不是才说唱得烂吗？”他说：“唉，他需要鼓励呀。”终场后，他邀我一同去后台恭贺歌者。我因时间太晚婉拒了。闲聊时我得知他是意大利裔，为了歌剧才只身搬到纽约。

还有一次，我因为事先没有买到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《鲍里斯·戈杜诺夫》（*Boris Godunov*）的票，便早早跑到剧院门口看是否有人出让票。结果只见拿着牌子要票的，没有卖票的，不得已花几块钱买了张站票（那时大都会楼下最后一排是站票）。这是个四幕长歌剧，到第三幕结束时我已经站得脚软腿酸，就决定回旅馆。不料一出门就有个年轻人迎上来，问我能不能把票给他。我说我的是站票，他说没关系，他已经在门口等了几个钟头，终于等到有人出来。他高兴地接过我的票，冲了进去。我心里暗叹，比起这些真正的歌剧迷，我实在望尘莫及啊。

读完华盛顿大学博士后，我只申请了纽约、芝加哥、旧金山的大学，因为当时只有这三个城市的歌剧达到国际水准。运气不错，在西北大学谋到一职，自此年年

拥有芝加哥歌剧院季票，除了有一年去纽约看全本《尼贝龙指环》（*Der Ring des Nibelungen*）外，再不用长途飞行去看歌剧了。

歌剧是艺术的集大成者，也是最复杂的艺术。一部成功的歌剧不但要有美妙的音乐，也得有好剧本，这已经很不容易，但是一个成功的演出要求更多更难，除了音乐和剧本外，乐团、指挥、导演、歌手的音色、音量、歌唱技巧、演技，再加上布景、服装、道具、灯光、舞蹈（一般 19 世纪歌剧都包含芭蕾舞部分），都要恰如其分，这种要求就是美国的顶尖歌剧院也不容易做到，所以每场演出对剧迷来说都是一个盼望、一个惊喜。其实大部分的歌剧迷都不苛求，只要经历片刻的完美，就觉得值回票价。记得有一次在芝加哥观赏多尼泽蒂（Domenico Gaetano Maria Donizetti, 1797—1848）的《爱情灵药》（*L'elisir D'amore*），男主角是帕瓦罗蒂，他当时已届中年，看一个 300 多磅的中年大胡子假装一个被爱情冲昏头的愣小子，不但滑稽而且荒谬，可是当他张口唱《一滴美妙的情泪》时，听者的感觉



真如《老残游记》里形容的“五脏六腑里，像熨斗熨过，无一处不伏帖；三万六千个毛孔，像吃了人参果，无一个毛孔不畅快”。谁还在乎他的外型呢？还有一次看《尼贝龙指环》第二部《女武神》，到了最后一幕结尾时，沃坦狠下心来惩罚最钟爱的女儿，剥夺其神性，使其长眠山上，并令火神点火，此时父女分手的感人对唱，虽然女高音琼斯已经过了她声音的巅峰期，但伴以气势磅礴、波澜起伏的交响乐，加上灯光布景的特殊效果，在满舞台的火焰中徐徐落幕，音乐终止时，全场鸦雀无声，直到二三十秒后观众才如梦初醒，掌声雷动，久久不息。

我退休后顿时空闲下来，和中学、小学同学慢慢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联络上。好友同时也是高中同学的李渝在纽约大学任教，也雅好歌剧，可是很少现场观剧，知道我是戏迷，常常与我讨论她在电视上看到的歌剧。一次她问我：“你对歌剧知道不少，为何不写出来投稿？”我苦笑着告诉她，我做了30多年的科研，平日接触的同事都是美国人，不论是说话、写公文、发表文献、

申请经费都是用英文，虽然闲暇时还是喜欢读中文书，但是早已经丧失中文写作的能力，有时连说中文都是英文语法，或词不达意，写出来岂不是贻笑大方。她说，没关系，你试试看，我替你改。我有点心动，又问了问在台湾的舍妹薛绚。绚妹以翻译为职志，熟悉中英文语法，译著等身。她也自告奋勇地答应当我的作文老师。我当时恰巧读到史考特的小说《拉美默的新娘》（*The Bride of Lammermoor*），才知道我一向认为剧情荒谬的歌剧原来是以动人的小说为本，且小说竟然是描述真人真事的，于是有感而发写下一篇《外行人看歌剧》，通过电邮寄给了李渝和舍妹，收到改正的稿件后，仍然不放心，再寄给两位好友兼中学同学周亦培和吴嘉琛。两位都是从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来美深造，都是文学爱好者，亦培也是作家。稿子经过四番修正终于送出，承蒙编辑大人青睐，居然采用了。

得到这次鼓励，我放大胆量，陆陆续续写了几篇。不幸的是，好友李渝得了忧郁症，不敢以这些杂事烦扰她。而周、吴两位虽然热心，也不便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讨教。



妹妹到底是自家人，不怕打扰，因而之后的每篇文稿都先请她过目改正后才送出。我深深感谢这几位好友带领着我走进文学园地，更感谢绚妹持续的支持和帮助，让我得以在这片充满奇花异卉的世界，找到一小片立足之地。

最后我当感谢的是《北美世界日报》副刊主编吴婉茹女士。我和吴女士素昧平生，承蒙她的鼓励和修正，刊出我 40 多篇漫谈歌剧背后故事的短文，最后能编辑成书也是蒙她的推荐，并取了书名，这本小书才得以问世。

编者按：

本书所有文章均刊发于《北美世界日报》，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排。文中的人名、地名、作品名及其他专有名词凡知名度很高的，修改为大陆通行译法，其余均采用台湾地区（因作者为美籍华裔，在台湾长大）通行译法。此次结集在中国大陆出版，为了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，除文字采用大陆通行的简体字外，其他均保留初刊时的用法，请大陆读者谅解。